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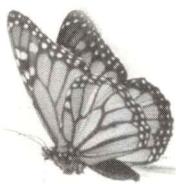


东野圭吾 著

へんしん

变身

即使我变得不再是我，
我依然会深深爱你，
直到永远。
至死不渝。



变身

东野圭吾 著

へんしん 赵峻 译

南海出版公司

2009·海口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变身 / [日] 东野圭吾著; 赵峻译. - 海口: 南海出版公司, 2009.7

ISBN 978-7-5442-4484-8

I. 变… II. ①东…②赵… III. 长篇小说 - 日本 - 现代
IV. 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74143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30-2008-107

Henshin

© Higashino Keigo 1994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KODANSHA LTD.

Publication rights for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 edition
arranged with KODANSHA LTD.

through KODANSHA BEIJING CULTURE LTD. Beijing, China.

All rights reserved.

BIANSHEN

变身

作者	[日] 东野圭吾		
译者	赵峻		
责任编辑	张锐	特邀编辑	郝明慧
装帧设计	新经典工作室·金山	内文制作	王春雪
丛书策划	新经典文化 www.readinglife.com		
出版发行	南海出版公司 电话 (0898)66568511		
社址	海口市海秀中路 51 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		
电子邮箱	nanhaicbgs@yahoo.com.cn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三河市三佳印刷装订有限公司		
印张	7.5		
字数	175 千		
开本	890 毫米 × 1280 毫米 1/32		
版次	2009 年 7 月第 1 版 200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0		
书号	ISBN 978-7-5442-4484-8		
定价	22.00 元		

南海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堂元笔记 1】

三月十日，星期六。

手术顺利结束。目前未见异常，未发生信号混乱和电流过剩。每隔一分钟进行一次图形记录和波形解析。未发生排斥反应，生命体征正常。

向宣传负责人作最终报告，向给予支持的医生们致谢，记者招待会之前通过内线电话报告系主任。如系主任所言：“剩下的，就看天意了。”

从数据上看，昏睡状态持续了数周，其间在集中治疗室加以观察，苏醒后根据意识恢复程度灵活处理。任命助手小橘为负责人。

器官捐赠者的遗体缝合后按预定计划处理。记者招待会上关于捐赠者的质问不少，以伦理委员会的公约为由一概拒绝回答。

现在是深夜十一点半，马上就是十一日。过去的一天漫长紧迫。各路人马能否不出差错？等待受赠者苏醒的过程令人焦急又惶惶不安。

刚开始，我觉得像在梦中漂浮，接着，混浊的部分消失，只剩下一片模糊。然后有声音在我耳边响起，像是远处吹来的风声，继而又传来金属的声音。

我的脸部肌肉轻轻抽动了一下。

我听见有人说：“刚才有反应了！”是个年轻男人的声音，他身边像还有人。我纳闷，自己为什么看不到呢？过了一会儿才意识到自己一直闭着眼。指尖触到了毛毯，我似乎正睡着。慢慢地睁开眼，白光照射过来，很晃眼。我眯着眼睛等了一会儿，待适应后重新睁开。

眼前现出三张脸，分属于两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他们像是看到了什么可怕的东西，神情紧张。他们全穿着白大褂。这是哪儿？

“你能看见我们的脸吗？”三人中看起来年纪最长、头发全白的男人问我。他从眼角到额头布满皱纹，戴着一副金边眼镜。

我想回答“能看见”，但发不出声。我竭力张开嘴，但嗓子发不出声，嘴唇僵硬得不听使唤。于是，我先用唾沫润了润喉咙，竭力去试，结果像是在无济于事地干咳。

“不用勉强，你可以点头或者摇头。”白发男人的声音含糊不清。

我眨了两三下眼，然后点点头。

他舒了一口气：“他能听见，看样子也能理解我们的话，而且眼睛也能看见。”

我深吸了一口气，仔细清清嗓子，终于发出了声音：“这……是……哪儿？”

这句话似乎更加鼓舞了他们，三人眼睛发光，相互打量。

“他提问了！老师，成功了！”尖下巴的年轻男子兴奋得满脸通红。

白发男人微微点了点头，看着我的眼睛：“这里是医院，东和大学附属医院第二病区。你明白我说的话吗？”见我微微点头，他接着说：“我是负责你手术的堂元，这两个是我的助手若生和小橘。”

听到他的介绍，尖下巴男子和那个年轻女子依次轻轻点头。

“我……为什么……在……这儿？”

“你不记得了吗？”姓堂元的人问道。

我闭上眼开始想，像是做了个长长的梦。做梦之前是什么样的呢？

“想不起来就别勉强。”堂元博士这么说的时侯，我的脑子里突然出现了一个人影。是个男的，长相记不清了，手里拿着什么东西对着我大叫。不，叫的人是我。那男人的手发出红光——

“枪……”我睁开眼睛，“手……枪……”

“哦？想起来了呀。你确实是中枪了。”

“中……枪了……”我想再仔细回忆一下，但记忆像是蒙上了一层薄纱，模模糊糊，“不行……想不……起来。”

我摇摇头，又闭上了眼睛。这时，后脑勺像是被什么拽住了似的，紧接着全身的感觉倏地消失无踪。

【堂元笔记 2】

三月三十日，星期五。

受赠者苏醒，语言中枢等未见异常，但长时间的脑力活动看似困难，可能有记忆缺失。苏醒一分四十二秒后，再次进入睡眠状态。

我在水中。

我抱着膝盖，像体操运动员似的不停转圈，脑袋忽上忽下。四周光线昏暗，丝毫感觉不到重力，所以难分上下。水不冷不热，温度适中。我一边翻转，一边听着各种各样的声音：大地的震动声、瀑布的水声、风声，还有人的说话声。

回过神来，我在旷野上。那地方我依稀记得，是小学正南方的某处，周围全是旧仓库。

我们一共四人，都是家住附近的同年级同学，一起去捉蟋蟀。这是我第一次加入捉蟋蟀的队伍。

找来找去总找不着蟋蟀，他们说分明昨天还有很多。一个同学说，都是因为带了我来才捉不着，另外两人也附和着说，下次不带我来了。我一边弯着腰扒拉草丛，一边听他们说话，很懊恼，却没法还嘴，也没法表示愤怒。

这时，我眼前突然出现了一只黑色大蟋蟀。因为太突然，我没去捉，却大声叫了起来。蟋蟀逃进了草丛。

同学们问我怎么回事，我不想因放跑了蟋蟀而被他们怪罪，就说有奇怪的虫子。

一个同学看着我的脸说，你撒谎，是蟋蟀吧。我摇头坚称不是。他说，怪虫子也行，你倒是捉啊，我还捉过蜈蚣呢。

之后，怎么找也找不着蟋蟀。等我从高高的草丛中出来，那三个人已经不见了，只剩下我的自行车。等了许久也不见谁回来，我只好骑上车独自回家。妈妈正在家里洗衣服，问捉到蟋蟀了吗，我说，一

只也没有。

画面从这以后就变得模糊了。自己家熟悉的影子坍塌了，我又回到水中。依然感觉不到任何力量，甚至觉得自己变成了水分子。

终于，身体停止了翻转，刚才静止的水开始流淌。我随着水流移动，速度惊人。放眼望去，前方有个小白点，并渐渐变大。当白茫茫一片要包围我的时候，我发现一端有什么东西，定睛一看，是桌子，旁边的椅子上坐着一个人。那人刚开始一动不动，我盯着他，他转过脸来：“你醒了？”

一听这声音，我全身的细胞一下子活动开来，就像是镜头盖被打开，四周的情景映入眼帘。坐在椅子上的是个女人，正朝我微笑。我见过她。

“你……是……”我发出声音。

“忘啦？我是小橘，堂元教授的助手。”

“堂元……哦。”

过了好一会儿，我才想起这个名字。以我目前的状态难以区分梦境和现实，但记得自己似乎醒过一次，见过她。

她摁了一下桌子上的呼叫铃。“老师，病人醒了。”报告完毕，她帮我弄了弄枕头，“觉得怎么样？”

“不太清楚。”

“你像是做了什么梦吧？”

“梦？……嗯，小时候的事。”

但那能叫梦吗？那是从前发生过的事，令人吃惊的是连细节都记得鲜明无误。为什么那个至今从未想起的情景会在记忆中重现呢？

这时响起了敲门声，一个白发男人走了进来。我马上想起来了，是堂元博士。他俯身看我，问的第一句话是：“还记得我吗？”我点点头说，记得你，还记得旁边的若生助手。博士放心了，轻轻舒了一

口气。

“那你知道自己是谁吗？”

“我是……”我想说出名字，却张口结舌。我是谁——这本该是不用想就能回答的问题，这时却答不上来。我突然开始耳鸣，似有蝉鸣阵阵袭来。我抱紧了脑袋：“我……是谁？”

“冷静点，别着急。”堂元博士按着我的双肩，“你受了重伤，做了大手术，所有记忆暂时冻结了。静下心来等待，记忆会像冰雪融化般复苏的。”

我盯着博士那金边眼镜后面略带茶色的眼眸，心不可思议地平静了下来。

“放松，放下全身的力气。”博士的声音在我耳边回响。若生助手也说：“别着急，调整一下呼吸。”

但我的脑海里一片空白，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想不起来。我闭上眼，反复深呼吸。

模糊中，脑子里浮现出什么，像是一些变形虫般的东西，在慢慢漂浮。

棒球服，像是孩子穿的，尺码很小。脑子里浮现出穿着棒球服的少年，是家住附近的同学。我们一块儿去捉蟋蟀，那个同学张大嘴在说着什么。

“纯……”我自言自语。

“什么？”

“阿纯，他这么叫我。”

博士向我探过身来：“没错，你是叫阿纯。”

“纯……纯金的纯……第一的一。”

随着这个名字，我的脑子里浮现出相关的许多事情：旧公寓，旧书桌，还有过去的时光。高个子姑娘，长着雀斑的脸，她叫……阿惠。

我开始头疼，皱起眉头，两手摁着太阳穴。手碰到了绷带。我怎么绑着绷带？

“你头部受伤了。”像是觉察到了我的心理，橘助手说。我看着她，似乎觉得在哪儿见过。她算不上美女，却像是哪个叫不上名字的外国演员。

“头部……然后……我得救了？”

“多亏最新医学，还有幸运之神救了你。”若生助手说。他看上去与其说像个医生，不如说像个银行家。

我在毛毯里试着动了动手指和脚趾，都还在，看来四肢尚全。我从毛毯里伸出右手，看了一会儿，用手摸了摸脸，并没有重伤，似乎受伤的只是脑袋。

我想起身，全身重得像灌了铅。我勉力试了一下，随即放弃了。

“现在最好不要勉强。”堂元博士说，“你的体力消耗过大，昏睡了三个星期。”

“三个……星期……”我不能想象自己处于何种状态。

“好好休息。”博士隔着毛毯敲了敲我的腹部，“耐心等待恢复吧，不用着急。你有足够的时间，很多人在期待你的康复。”

“很多……人？”

“没错，可以说是全世界的人。”博士言毕，旁边两位都使劲点头。

3

此后，我重复着睡眠和苏醒，周期比正常时要短得多。博士说，这样我的头脑会一点点慢慢恢复——似乎是在证明这一点，每当我醒来，记忆就像潮水一样复苏。

我叫成瀬纯一，在工业机械厂的服务部上班，主要的工作是处理客户投诉、修理损坏的机器。我穿浅蓝色制服，那制服被机油染得接近灰色。在单位我的外号是“老实蛋”，老员工说这是因为无论上司说什么，我都点头称是。

周末我就摊开画布，画画是我的乐趣之一。去年年底，我买了一套崭新的油画画具。

我住在狭窄的单身公寓。说是公寓，其实只是个廉价的住处，每次做饭都得套上一只拖鞋，一只脚里一只脚外地才能进厨房。

公寓——那条件恶劣的公寓，正是令我陷入这场悲剧的罪魁祸首。我想找套条件好一些的房子，去了附近的地产中介公司，就是在那儿被枪击中了脑袋。

那是在下午五点左右。我选择那家店没什么特别的理由，只是从外面看，店员似乎态度不错。若看到哪家店里坐着个严肃的男人，我可不会进去。

柜台边有个年轻女顾客正在和店员说话，里头有五个员工坐在桌前干活，三男两女。

房间左边有一套豪华沙发，一位身着质地优良的白色毛线外套的女士，正和店长模样的年长职员坐在那里，边喝茶边谈笑风生。她到这儿要谈的事大概跟我们的属于完全不同的层次。

我前面的年轻女顾客拢了拢长发，似乎没找到满意的房子，满脸不悦地离开了柜台。一个瘦长脸的男职员说：“有了合适的房源再跟您联系。”她回头略一颌首，走了出去。

“藤田，到时间了，能关一下大门吗？”瘦长脸在招呼我之前对同事说。一个戴圆眼镜的女职员应声站起。这家店像是五点关门。她向门口走去。

瘦长脸带着职业性的笑容对我说：“让您久等了。”

我靠近柜台：“我想找房子。”

“什么样的呢？”

“普通的就行，有个厨房……”

“一居室？”他有点着急地问，“是要租吧？”

“对。”

“哪一带的房子呢？”

“大概就这附近……离车站稍微远点儿的也行。”

我还没说完，他便从旁边拿过厚厚的文件夹，里面有许多房源资料。

“房租的上限是多少呢？”他边翻资料边问。

我想说一个比现在的房租略高的数目，但瞥了一眼资料就把话咽了回去——上面的金额比我想的高出许多。

“您的预算？”见我没回答，店员有点不耐烦地问。我不禁说了个大大超出预算的数目。店员脸色温和下来，又翻起了资料。

说什么呢——我暗骂自己。找套付不起租金的房子怎么办？得赶紧改口，但我没有勇气，那肯定更要遭白眼。

我开始考虑该如何回绝他推荐的房子，只能找个借口推掉了。我究竟到这儿干吗来了？

过了一会儿，店员像是找到了合适的房源，把文件夹朝我递过来。我装出有兴趣的样子探过身去。

就在这时，他来了。

我没注意到他是什么时候进来的，也许那个年轻女子前脚刚走，他后脚就进来了，也许就抢在戴圆眼镜的女店员关门之前。

他像是想听听我和店员的对话，站在我们身旁。年纪看不大出来，大概和我差不多，或者稍大一些。他穿米色风衣，戴深色太阳镜。

店员想对他说“您稍等”，刚要开口，他已开始行动。他从风衣

口袋里慢慢伸出右手，手里握着个黑色家伙。

“别乱动，按我说的做。”他的声音毫无起伏，但非常洪亮。

店里所有的人顿时目瞪口呆，大家刹那间都不明白他拿着什么，又说了什么。当然，我也是。因为一开始就注意到了他的行动，我很快反应过来他拿的是什麼。

有个女店员正拿着话筒。他把枪口朝向她：“挂掉电话，要自然地对方说。”女店员结结巴巴地说了几句，挂了电话。

“放下百叶窗。”他命令窗边的男店员。店员三下并作两下，慌慌张张地放下窗帘。大门的帘子已经拉上了。

他看着我：“你是顾客？”

我看着他手点点头，出不了声。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真正的手枪，乌黑锃亮的枪身说明了一切。

他瞥了一眼柜台上放着的文件夹，脸抽动了一下：“太奢侈！一个人住一间四叠半的就够了。”

劳您费心——我要是再有点儿胆量就这么回话了，但我的嘴像是被糊住了似的动弹不得，战战兢兢地看着他的眼睛。在太阳镜后面，他的眼睛像死鱼眼一样了无神采。

“慢慢往后退。”

我照做了。不用说，我已经两腿发直，只能慢慢走。我退到了沙发那儿，坐在沙发上的贵妇和年长的胖职员面无血色。

他的视线移向胖男人：“你是店长？”

胖男人晃着下巴上的赘肉点点头。

“命令你手下，把钱都放进这个包。”他把放在脚边的旅行包拿到柜台上。

“这里没有现金。”店长声音颤抖。

他走近两三步，持枪对着店长：“你和老板明天要去收购旅游区

的地皮，拿两亿元给地头蛇看，这笔钱就在这儿的保险柜里。我说的是，把它拿出来。”

“你怎么知道……”

“废话！明白了就照办，别磨蹭！把我惹急了小心挨枪子儿！”
被枪顶着的店长在咽唾沫。“明白了……佐藤，你照他说的办！”
听到店长吩咐，窗边的男店员站了起来。

佐藤把保险柜里的钱往包里装时，大家都被勒令双手抱头站着。他靠墙站着，警惕地盯着每个人的一举一动。

我想通风报信，但一筹莫展。跟银行不同，这儿大概没有直通警察局的报警器——只能考虑在他出去后怎样尽快报警。估计他会切断电话再走。

正这么想着，视线一角有什么东西在动。我转动眼珠看过去，心不禁怦怦急跳起来。

沙发靠背和墙壁之间藏着个三四岁的小女孩，可能是白毛衣女顾客的女儿。母亲被迫双手抱头，紧闭双眼，惊恐之下失魂落魄，没注意到身边不见了女儿。

小女孩从沙发背后伸出胳膊，想打开窗子。窗子没上锁。

我心里大叫“危险”的刹那，他瞥见了小女孩。女孩已打开窗子，正想爬出去。

他二话没说，把枪口转了过去，眼皮眨都没眨。我从这空洞的眼神中感觉到他真要开枪。

危险！——我一边叫一边去拉小女孩。我听见了谁的惨叫，同时还有什么声音。刹那间，我被一股巨大的力量击飞，全身热得像着了火。

随后，意识消失了。

照堂元博士的指示，我将进行长期疗养。给我的单间比公寓房间还大，照顾我的主要是橘小姐——那个像演员的女子。对她，还有堂元博士和若生助手，刚开始我并不知道他们是谁，总不能轻松对话，突然被问到什么，会一时语塞。过去朋友总说，阿纯是慢性子。随着记忆的恢复，这老毛病也跟着出来了，真讽刺。尽管如此，几次交谈之后，我跟他们也能轻松对话了。

我的身体恢复得比想象的还顺利，从昏睡中醒来五天后，能从床上起身了，又过了三天，已经能吃普通的食物——这真让人高兴，因为此前吃的都是内容不明的流食，那味道简直让我想诅咒自己的舌头。但比起昏睡中人们用导管给我提供营养，也许光是能用嘴进食就算是幸福了。

至于记忆，眼下似乎也没问题，朋友的电话号码我全都记得，但我还是担心会有后遗症。

房间内有卫生间，我几乎整天足不出户，只是在做脑波检测、CT的时候才出门。我第一次来到走廊时，仔细观察了周围情形，发现这儿跟以前见过的医院在各方面都大不相同。除了我住的这间，再没有看起来像病房的房间，只有手术室、实验室、解剖室，没有其他门，并且这三扇门紧闭着。我看见自己住的房间门牌上写着“特别病房”。我不知道特别在哪里。

还有，这儿没有任何多余的东西。看看四周，什么都没有。没有椅子，没有暖气片，墙上一张纸也没贴。最奇怪的是，在这儿除了堂元博士及其两名助手，我没见过任何人。

“这儿和一般医疗机构不同。”做完脑波检测回病房时，橘助手边

推轮椅边说，“给你做的手术可以说是划时代的，这一层是专门作研究用的。”

“医院的研究所？”

“算是吧，配备最新设备哦。”她似乎对能在这儿工作很自豪。我无论如何不能相信，自己会是规格如此之高的研究对象。

第十天早饭后，我老实对橘小姐说出了自己的三个疑惑。第一，袭击我的那人后来怎样了？

“我也不太清楚，报纸上说他死了。”她边收拾碗筷边说。

“死了……怎么死的？”

“开枪打了你之后，他四处逃窜，但四处被追，走投无路，自杀了。”

“自杀……”我想起了那人毫无表情的脸。临死时，他的脸会因恐怖而扭曲，还是依然面无表情？“那个……橘小姐，”我小心翼翼地说，“能让我看看报纸吗？我想亲眼看看那件事是如何了结的。”

橘小姐两手端着餐盘摇头：“我理解你的心情，不过还是等出院后吧，现在给你看的文字必须经过堂元老师检查。”

“光看看标题就行。”

“是为你好呀。”橘小姐严肃地说，“大脑这东西比你想象的要脆弱。再说，只是过几天嘛。”

我不好再说什么。

令我不解的第二个问题是治疗费。看来我做的是个非同小可的大手术，之后又是特殊待遇的看护，看起来一时半会儿还出不了院。所有这些我不知道要花多少钱，但可想而知是个天文数字。

“嗯，大概会是一大笔钱。”橘小姐淡淡地说。

果然。我已有了心理准备，最近根本没去想这一大笔费用，捡了一条命已经没什么可抱怨了。

“这些治疗费用可以分期支付吗？”我一边问一边在脑子里飞速计算每个月最多能付多少。搬家肯定没指望了。

橘小姐听了莞尔一笑：“不用担心哦。”

“啊？”我睁大了双眼。

“这次的治疗费不用你掏。详情现在还不能说。”她用食指抵着嘴唇，“首先，这次手术的相关费用全部从大学研究所预算中支出，因为手术还没成熟，还在研究阶段，理应如此，检查费用也一样。你要负担的是住院费、伙食费和杂费，不过，这些也有人替你支付。”

“替我？”我不禁提高声音，“究竟是谁？”

“很遗憾，现在还不能说。现在就让你知道的话对你不好。”

“……真不敢相信，像是做梦。不会是长腿叔叔^①吧？”我摇着头自言自语。我想不出谁会这么帮我，亲近的人像约好了似的全都生活俭朴。“总有一天会告诉我吧？”

“嗯，总有一天。”她回答。

不管怎样，不用担心治疗费了，谢天谢地。

我转向第三个问题——我不在的这段日子，周围怎样了？比如单位，我无故休长假可能给厂里添了不少麻烦。

“这个也不用担心。”橘小姐说，“跟工厂联系过了，出院之前可以随时延长休假，虽说不能带薪。”

“真是帮大忙了，我还担心要丢饭碗呢。”

“怎么会呢！你遭这一劫是因为去救小姑娘，工厂为你骄傲呢。还有，你平时的工作态度好像也是有目共睹的呀。”

“哦？”

^①美国女作家韦伯斯特的同名小说中，孤女茱蒂得到一位不知名的好心人资助。茱蒂在不经意间曾瞥见那人被车灯拉长的身影，便称其“长腿叔叔”。